

滹南遺老集

附續
詩集

四



淮南子集解

四

滹南遺老集

附續詩集

(四)

王若虛著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著者 王 若 虛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王雲五主編
彙書集成初編
南 遺 老 集
附續詩集
四 冊

淳南遺老集卷三十六

文辨三

杜牧之阿房宮賦云。長橋臥波。未雲何龍。複道行空。不霽何虹。或以雲爲零字之誤。其說幾是。然亦於理未愜。豈望橋時常晴。而視複道必陰晦耶。鼎鑪玉石。金瑰珠礫。曾子固以爲瑰當作塊。言視金珠如土塊。瓦礫耳。然則鼎鑪玉石。亦謂視鼎如鑪。視玉如石矣。無乃太艱詭而不成語乎。弃擲邈迤。恐是邈迤弃擲。滅六國者六國也。非秦也。族秦者秦也。非天下也。嗟乎。使六國各愛其人。則足以拒秦。使秦復愛六國之人。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。多嗟乎字。當在滅六國上。尾句云。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。此亦語病也。有使字則哀字下不當復云後人。言哀後人則使字當去。讀者詳之。

王義方彈李義府章云。貪治容之好。原有罪之渎。于恐漏洩其謀。殞無辜之正義。雖挾山超海之力。望此猶輕。迴天轉日之威。方斯更劣。金風戒節。玉露啓塗。霜簡與秋典共清。忠臣將鷹鷂並擊。請除君側。少答鴻私。碎首玉階。庶明臣節。其辭無陋。讀之可笑。而林少穎觀瀾集願選取之。何其濫也。封敖爲李德裕制辭云。謀皆予同。言不他惑。斯亦無甚可嘉。而德裕大喜。且以金帶贈之。蓋德裕得君。謀從計合。方自以知遇爲幸。而敖適中其心。故爾。又武宗使作詔。警慰邊將傷夷者云。傷居爾體。痛在朕躬。帝善其如意。賜以宮錦。予謂居字亦不愜也。

楚詞自是文章一絕。後人固難追攀。然得其近似可矣。如皮日休擬九歌有云。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。公子不來兮清霜滿樓。汀邊月色兮曉將曉。浦上蘆花兮秋復秋。此何等語耶。

李翱與王載書論文云。義雖深。理雖常。辭不工。不成爲文。陸機曰。愜他人之我先。退之曰。惟陳言之務去。假令述笑哂之狀。曰莞爾。則論語言之矣。曰啞啞。則易言之矣。曰粲然。則穀梁子言之矣。曰迢爾。則班固言之矣。曰輾然。則左思言之矣。吾復言之。與前文何以異。予謂文貴不襲陳言。亦其大體耳。何至字字求異。如翱之說。且天下安得許多新語邪。甚矣唐人之好奇而尙辭也。

歐陽書錦堂記。大體固佳。然辭困而氣短。頗有爭張妝飾之態。且名堂之意。不能出脫。幾於罵題。或曰。記言魏公之詩。以快恩讎。矜名譽。爲可薄。而以昔人所夸者爲戒。意者魏公自述甚詳。故記不復及。但推廣而言之耳。惜未見魏公之詩也。曰。是或然矣。然記自記。詩自詩。後世安能常並見而參考哉。東坡作周茂叔濂溪詩云。先生本全德。廉退乃一隅。因拋彭澤米。偶似西山夫。遂卽世所知。以爲溪之呼。如此。則無病矣。

桑榆雜錄云。或言醉翁亭記用也字太多。荆公曰。以某觀之。尙欠一也字。坐有范司戶者曰。禽鳥知山林之樂。而不知人之樂。此處欠之。荆公大喜。予謂不然。若如所說。不惟意斷。文亦不健矣。恐荆公無此言。誠使有之。亦戲云爾。

醉翁亭記言太守宴曰釀泉爲酒。泉香而酒冽。似是旋造也。

宋人多譏病醉翁亭記。此蓋以文滑稽。曰。何害爲佳。但不可爲法耳。

荆公謂王元之竹樓記勝歐陽醉翁亭記。魯直亦以爲然。曰。荆公論文。常先體製而後辭之工拙。予謂醉翁亭記雖涉玩易。然條達迅快。如肺腑中流出。自是好文章。竹樓記雖復得體。豈足置歐文之上乎。歐公秋聲賦云。如赴敵之兵。銜枚疾走。不聞號令。但聞人馬之行聲。多卻聲字。又云。豐草綠縟而爭茂。佳木蔥蘢而可悅。草拂之而色變。木遭之而葉脫。多卻上二句。或云。草正茂而色變。木方榮而葉脫。亦可也。憎蒼蠅賦。非無好處。乃若蒼頭丫髻。巨扇揮颺。咸頭垂而腕脫。每立寐而顛僵。殆不滿人意。至於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。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。已爲勉強。而又云。王衍何暇於清談。賈誼堪爲之太息。可以一笑也。議者反謂非永叔不能賦此等語耶。

宋人詩話言薛奎尹京。下畏其嚴。號薛出油。奎聞之。後在蜀。乃作春游詩十首。因自呼薛春游。蓋欲換前稱也。歐公誌奎墓云。公在開封。以嚴爲治。京師之民。至私以俚語目公。且相戒曰。是不可犯也。囹圄爲之數空。而至今之人。猶或目之。歐公所謂俚語。必詩話所載者也。然後世讀之。安能知其意邪。刪之可也。歐公贊唐太宗。始稱其長。次論其短。而終之曰。然春秋之法。常責備於賢者。此一然字。甚不順。公意本謂太宗賢者。故責備耳。若下然字。卻是不足責也。必以蓋字乃安。世人讀之。皆不覺。曾當有以辨之者。又云。自古功德兼隆。由漢以來。未之有也。旣曰由漢以來。則自古字亦重複。歐公多錯下其字。如唐書藝文志云。六經之道。簡嚴易直。而天人備。故其愈久而益明。德宗贊云。恥見屈。

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姦諛。故其疑蕭復之輕己。謂姜公輔爲賣直而不能容。薛奎墓誌云。遭時之士。功烈顯於朝廷。名譽光於竹帛。故其常視文章爲末事。蘇子美墓誌云。時發憤悶於歌詩。又喜行草書。皆可愛。故其雖短章醉墨。落筆爭爲人所傳。尹師魯墓誌云。所以見稱於世者。亦所以取嫉於人。故其卒窮以死。此等其字。皆當去之。五代史蜀世家論云。龍之爲物。以不見爲神。今不上於天而不見於水中。是失職也。然其一何多歟。然其二字尤乖戾也。

歐公誌蘇子美墓云。短章醉墨。落筆爭爲人所傳。爭字不安。

張九成云。歐公五代史論多感歎。又多設疑。蓋感歎則動人。設疑則意廣。此作文之法也。慵夫曰。歐公之論。則信然矣。而作文之法。不必如是也。

歐公散文自爲一代之祖。而所不足者。精潔峻健耳。五代史論曲折太過。往往支離蹉跌。或至渙散而不收。助詞虛字。亦多不愜。如吳越世家論尤甚也。

湘山野錄云。謝希深。尹師魯。歐陽永叔。各爲錢思公作河南驛記。希深僅七百字。歐公五百字。師魯止三百八十餘字。歐公不伏在師魯之下。別撰一記。更減十二字。尤完粹有法。師魯曰。歐九真一日千里也。予謂此特少年豪俊一時爭勝而然耳。若以文章正理論之。亦惟適其宜而已。豈專以是爲貴哉。蓋簡而不已。其弊將至於儉陋而不足觀矣。

歐公謝校勘啓云。脫絢組之三十簡。編多前後之乖。并盤庚於一篇。文章有合離之異。以仲尼之博學。猶

存郭公以示疑。非元凱之勤經。孰知門王而爲閨。其舉譌舛之類。初止於是。蓋亦足矣。而播芳大全載董道謝正字啓。窮極搜抉。幾二千言。此徒以該瞻誇人耳。豈爲文之體哉。

邵公濟云。歐公之文。和氣多。英氣少。東坡之文。英氣多。和氣少。其論歐公似矣。若東坡豈少和氣者哉。文至東坡。無復遺恨矣。

趙周臣曰。党世傑嘗言。文常以歐陽子爲正。東坡雖出奇。非文之正。定是謬語。歐文信妙。詎可及坡。坡冠絕古今。吾未見其過正也。

冷齋夜話載東坡經藏記事。荆公愛之。至稱爲人中龍。若溪辨之。以爲坡平時譏切。介甫極多。彼不能無芥蒂於懷。則未必深喜其文。疑冷齋之妄。予觀坡在黃州。答李琮書曰。聞荆公見稱經藏文。是未離妄語也。便蒙印可。何哉。然則此事或有之。二公之趣固不同。至於公論。豈能遂廢。而若溪輒以私意量之邪。李定鞫子瞻獄。必欲置諸死地。疾之深矣。然而出而告人。以爲天下之奇才。蓋歎息者久之。而何疑於荆公之言乎。

荆公謂東坡醉白堂記爲韓白優劣論。蓋以擬倫之語差多。故戲云爾。而後人遂爲口實。夫文豈有定法哉。意所至則爲之。題意適然。殊無害也。

東坡超然臺記云。美惡之辨。戰乎中。去取之擇。交乎前。不若云美惡之辨。交於前。去取之擇。戰乎中也。子由聞而賦之。且名其臺曰超然。不須其臺字。但作名之可也。

東坡潮州韓文公廟碑云。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。審字當作必。蓋必者料度之詞。審者證驗之語。差之毫釐而實若白黑也。

或疑前赤壁賦所用客字不明。予曰。始與泛舟及舉酒屬之者。衆客也。其後吹洞簫而酬答者一人耳。此固易見。復何疑哉。

赤壁後賦自夢一道士至。道士顧笑。皆覺後追記之辭也。而所謂疇昔之夜。飛鳴過我者。卻是夢中問答語。蓋嗚呼噫嘻上少勾喚字。

黠鼠賦云。吾聞有生莫智於人。擾龍伐蛟。登龜狩麟。役萬物而君之。卒見使於一鼠。墮此蟲之計中。驚脫免於處女。夫役萬物者。通言人之靈也。見使於鼠者。一己之事也。似難承接。

東坡祭歐公文云。奄一去而莫予追。予字不安。去之可。

東坡用矣字有不安者。超然臺記云。求禍而辭福。豈人之情也哉。物有以蔽之矣。成都府大悲閣記云。髮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。手足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。則物有以亂之矣。韓文公廟碑云。必有不依形而立。不恃力而行。不待生而存。不隨死而亡者矣。此三矣字皆不安。明者自見。蓋難以言說也。

東坡自言其文如萬斛泉源。不擇地而出。滔滔汨汨。一日千里無難。及其與山石曲折。隨物賦形。而不自知所之者。常行於所當行。而止於不可不止。論者或譏其太誇。予謂唯坡可以當之。夫以一日千里之勢。隨物賦形之能。而理盡輒止。未嘗以馳騁自喜。此其橫放超邁而不失爲精純也耶。

東坡之文。具萬變而一以貫之者也。爲四六而無俳諧偶儷之弊。爲小詞而無脂粉纖豔之失。楚辭則略依倣其步驟。而不以奪機杼爲工。禪語則姑爲談笑之資。而不以窮葛藤爲勝。此其所以獨兼衆作。莫可端倪。而世或謂四六不精於汪藻。小詞不工於少游。禪語、楚詞、不深於魯直。豈知東坡也哉。

溥南遺老集卷三十七

文辨四

古人或自作傳。大抵姑以託興云爾。如五柳醉吟六一之類可也。子由著潁濱遺老傳。歷述平生出處言之詳。且詆訾衆人之智以自見。始終萬數千言。可謂好名而不知體矣。既乃破之以空相之說。而以爲不必存。蓋亦自覺其失也歟。

蘇叔黨思子臺賦。步驟馳騁。抑揚反覆。可謂奇作。然引扶蘇事不甚切。按始皇止以扶蘇數直諫。故使監兵於外。當時趙高輩未敢逞其奸。及帝病亟。爲書召扶蘇。而高輩矯遺詔賜死耳。責始皇不蚤定儲嗣。則可謂其信讒而殺之非也。且秦何嘗築臺寄哀。而云三后一律同名齊實乎。幸曾孫之無恙。聊或慰夫九原。此兩句隔斷文勢。宜去之。其言晉惠事云。寫餘哀於江陵。發故臣之幽契。夫江統陸機之作誄。出於己意而非上命。則哇逕有礙。亦當刪削。其言曹操事云。然後知鼠輩之果無此尤乖戾。本以愛蒼舒相明。而卻似惜華佗。又云同舐犢於晚歲。又何怨於老羆。操問楊彪何瘦。而答以老牛舐犢。操爲改容。是豈有怨意哉。但下疑怪等字可也。

蘇東坡颺風賦云。此颺之漸也。少箇風字。又云此颺之先驅爾。卻多颺字。但云此其先驅足矣。風息之後。父老來唁。酒漿羅列。至於理草木。葺軒檻。補茅茨。塞牆垣。則時已久矣。而云已而山林寂然。海波不興。動

者自止。鳴者自停。豈可與上文相應哉。

魯直白山茶賦云。彼細腰之子孫。與莊生之物化。方坏戶以思溫。故無得而凌跨。竹溪堂公曰。此止謂冬無蜂蝶耳。何用如許。予謂詞人狀物之言。不當如是論。然數句自非佳語。細腰子孫。旣已不典。而又以莊生物化爲蝶。不亦謬乎。

江西道院賦。最爲精密。然酌樽中之醪。一句頗贅。但云公試爲我問山川之神足矣。

王元之待漏院記。文殊不典。人所以喜之者。特取其規諷之意耳。

代古人爲文者。必彼有不到之意。而吾爲發之。且得其體製。乃可。如柳子天對。蘇氏侯公說項羽之類。蓋二幾矣。王元之擬伯益上夏啓。子房招四皓等書。旣無佳意。而語尤卑俗。只是已作。其徒勞亦甚。而選文者或錄之。又何其無識也。

張伯玉以六經閣記折困曾子固。而卒自爲之曰。六經閣者。諸子百家皆在焉。不書尊經也。士大夫以爲美談。予嘗於文鑑見其全篇。冗長汗漫。無甚可嘉。不應遽勝子固也。或言子固陰毀伯玉。且當時薦譽者太盛。故伯玉薄之云。

宋人稱胡旦喜玩人。嘗草江仲甫升□□使額制云。歸馬華山之陽。朕雖無愧。放牛桃林之野。爾實有功。江小字忙兒故也。又行一巨璫詰詞云。久淹禁署。克慎行藏。由是宦豎切齒。夫制詰王言也。而寓穢雜戲侮之語。豈不可罪哉。

孫觀求退表有云。聽貞元供奉之曲。朝士無多。見天寶時世之妝。外人應笑。新豐翁右臂已折。杜陵叟左耳又聾。夫臣子陳情於君父。自當以誠實懇惻爲主。而文用四六。旣已非矣。而又使事如此。豈其體哉。宋自過江後。文弊甚矣。舊說楊大年不愛老杜詩。謂之村夫之語。而近見傳獻簡嘉話云。晏相常言大年尤不喜韓柳文。恐人之學。常橫身以蔽之。嗚呼。爲詩而不取老杜。爲□□取韓柳。其識見可知矣。吾舅周君德卿嘗云。凡文章巧於外而拙於內者。可以驚四筵而不可適獨坐。可以取口稱而不可得首肯。至哉其名言也。杜牧之云。杜詩韓筆愁來讀。似倩麻姑搔處抓。李義山云。公之斯文若元氣。先時已入人肝脾。此豈巧於外者之所能邪。

邵氏云。楊劉四六之體。必謹四字六字律令。故曰四六。然其弊類俳可鄙。歐蘇力挽天河以滌之。偶儷甚惡之。氣一除。而四六之法則亡矣。夫楊劉唯謹於四六。故其弊至此。思欲反之。則必當爲歐蘇之橫放。旣惡彼之類俳。而又以此爲壞四六法。非夢中顛倒語乎。且四六之法。亦何足惜也。

四六文章之病也。而近世以來。制誥表章。率皆用之。君臣上下之相告語。欲其誠意交孚。而駢儷浮辭。不啻如俳優之鄙。無乃失體邪。有明王賢大臣一禁絕之。亦千古之快也。

科舉律賦。不得預文章之數。雖工不足道也。而唐宋諸名公集往往有之。蓋以編錄者多愛不忍。因而附入。此適足爲累而已。柳子厚夢愈膏肓疾賦。雖非科舉之作。亦當去之。凡人作文字。其他皆得自由。唯史書實錄。制誥王言。決不可失體。世之秉筆者。往往不謹。馳騁雕鐫。無所

不至。自以爲得意。而讀者亦從而歆羨。識真之士。何其少也。

凡文章須是典實。過於浮華。平易多於奇險。始爲知本末。世之作者。往往致力於其末。而終身不返。其顛倒亦甚矣。

或問文章有體乎。曰無。又問無體乎。曰有。然則果何如。曰定體則無。大體須有。

書傳中多有自今以來之語。此亦疵病。蓋由昔至今。而云來則順。由今至後者。言往可也。

宋玉稱鄰女之狀。曰增之一分則太長。減之一分則太短。著粉則太白。施朱則太赤。予謂上二太字不可下。夫其紅白適中。故著粉太白。施朱太赤。乃若長短則相形者也。增一分旣已太長。則先固長矣。而減一分乃復太短。卻是元短。豈不相望乎。是可去之。

史記屈原傳云。每出一令。平伐其功。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。曰字與以爲意重複。柳文鵠說云。余疾夫今之說曰。以煦煦而默。徐徐而俯者。善之徒。翹翹而厲。炳炳而白者。暴之徒。亦是類也。

史記田敬叔完世家云。太史敫女奇。法章狀貌。以爲非恆人而憐之。梁鴻傳云。鄰里耆老。見鴻非恆人。蔡邕狀異恆人。孫權骨體不恆。苻堅骨相不恆。姚萇志度不恆。此等恆字皆當作常。蓋恆雖訓常。止是久遠之意。非尋常之常也。

張良問高祖曰。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。袁盎慰文帝曰。上自寬。夫稱君爲上。自傍而言則可。面稱之似不安也。

張釋之言盜長陵一抔土。抔也。此本謂發冢。而云一抔者。蓋不敢指斥耳。駱賓王檄武后書云。一抔之土未乾。世皆稱工。而其語意實未安也。而唐彥謙詩復有眼見愚民盜一抔之句。豈不益謬哉。張安世爲光祿勳。郎有小便殿上者。主事白行法。安世曰。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。何以字別卻。本意當云安知非耳。

後漢張升見黨事起。去官歸鄉里。與友人相抱而泣。陳留老父見而謂曰。網羅張天。去將安所。朱泚敗走失道。問野人答曰。天網恢恢。逃將安所。二所字不成語。謂之往可也。

吳志蜀零陵太守郝普爲呂蒙所紿而降。慙恨入地。此不成義理。謂有欲入地之意則可。直云入地可乎。新唐記姚崇汰僧事云。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。此本萬二千餘人耳。如子京所云。則是多餘許數也。可謂求文而害理。然此病人多犯之者。不獨子京也。

范蜀公記狄青面具事。止云帶銅面具而已。泚水燕談則曰。面銅具。聞見錄又曰。帶銅鑄人面。予謂邵氏語頗重濁。燕談似簡而文。然安知其爲何具。俱不若蜀公之真。蓋面具二字自有成言也。

通鑑云。吳主孫皓惡人視己。羣臣侍見。莫敢舉目。左丞相陸凱曰。君臣無不相識之道。卒有不虞。不知所赴。吳主乃聽凱自視。而他人如故。予謂自視字不安。若云獨聽凱視可矣。

通鑑。劉聰朝崔暉說太弟又曰。四衛精兵。不減五千。晉孝武時幽州治中平規謂唐公洛曰。控弦之士。不減五十餘萬。唐懿宗每月宴設。不減十餘。予謂凡不減字。止可以比對處言之。而非所以料數也。宇文泰